

李佩芝

失落的仙邸



文艺出版社

I 267
L229

李佩芝

失落的仙邸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九年·成都



责任编辑：廉正祥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版面设计：黄 迅

书名 失落的仙邸

· 作者 李佩芝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9年6月第一版 升本 787×960 1/32

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8.25

印数 1—1,850 册 字数 140 千

ISBN7-5411-0420-5/I·390

定价：2.34元

内 容 提 要

李佩芝是当今文坛活跃的散文女作家。她的散文犹如天空的白云，山间的小溪，给人悠悠潇洒和清新自然的美感。她涉猎的题材大多凡人小事，字里行间却处处流露出女性作者特有的细腻和柔情，自有一种撩人心弦的魅力。

她描写自己陋室及同龄人命运心绪的散文《小屋》，曾先后荣获《散文》和《散文选刊》大奖，蜚声文坛。

读李佩芝的散文，就像跟一位挚友促膝谈心，真挚、亲切，轻松自如又获益匪浅。

目 录

李佩芝散文谈（代序）.....	魏钢焰	（ 1 ）
初冬，在名桥.....		（ 8 ）
雨的调侃.....		（ 13 ）
绕过山弯处.....		（ 20 ）
女儿没有回来的小镇.....		（ 24 ）
礼佛的沉思.....		（ 30 ）
北方都市的黄昏.....		（ 37 ）
小路.....		（ 45 ）
背阴胡同的眷恋.....		（ 48 ）
啊，母亲.....		（ 55 ）
我们这个小天地.....		（ 66 ）
小站、路和桥.....		（ 80 ）
追求.....		（ 88 ）
渴望.....		（ 93 ）
古都之恋.....		（ 96 ）
小屋.....		（ 105 ）
失落的仙邸.....		（ 112 ）

观青杨·····	(122)
蜀国情思·····	(126)
小青·····	(132)
人生，那份执著·····	(136)
那月小店，那些女子·····	(140)
水声·····	(145)
这个动人的世界·····	(149)
旅途·····	(154)
不和谐的音符·····	(162)
情感·····	(167)
欢悦的山泉·····	(171)
踏青的风日·····	(179)
哦，我的小学校的中午·····	(182)
雨思·····	(187)
黄陵柏林·····	(189)
交流·····	(195)
逝川的沉思·····	(198)
西部的诱惑·····	(209)
后记 我的那个世界·····	(257)

李佩芝散文谈（代序）

魏钢焰

我打开她留下的两包文稿，在窗外工地那车鸣机吼的袭扰下，随着她那生疏脚印走去，走去……渐渐地，我走近了她那个世界，四周的杂音像尘土落了下去，我耳边响起了一阵欢快的响亮的水流声，它使你眉结暂松，哑然失笑，使你想到做着鬼脸爱调侃人的孩子，钻出厚云恣意盘旋的啁啾燕子，连跳带蹦向前奔腾的喧闹小溪！

她，要急切地奔向何处呢？一股什么内力使她欲罢不能呢？她曾对自己向往的“那个世界”描绘道：“我希望在那个世界里能轻松地坦然地生活。不用应酬，不用虚套，不用与人较量，不玩世，不油滑，用真诚赢得信任。”她又说：“生活很艰涩，我才不要那个世界有星点儿艰涩，唱歌也罢，说笑也罢，叹息也罢，甚至发发牢骚，都要由衷，都要是生命的感觉，是心灵的震响。”我想，这可以说是她的施文纲领和那股使她不能安生的火焰吧！

正是这个追求，使她在生活中有了寻找的劲儿，有了“自己的”眼睛与接收频道，笔下有了不羁的文气与构思。《情感》是篇不起眼的小散文，却成了我的破题文章。她从案头的玻璃杯中的菊花写起，说花儿改变了办公室的空气、色彩、甚至人们的情绪。然后又散开去写家属楼上“梦幻般的花”，她在乡村学校时田野上“星辰般的花”。奇崛文笔突然一转，由列车上一盆君子兰而邂逅了花的主人——一位承包组阁的厂长，这里并不展开应有的大话题，却由于一种“对陌生人的信任”而谈起他不幸的“难以解脱的婚姻”，摇头，沉默，匆匆分别。忽地，文中冒出一句“可如今我却极想给这陌生的朋友寄一朵小小的黄花了！”她想知道这位未通姓名与地址的路人，是否施展了抱负，找到了幸福，她说人需要彼此理解。理解万岁已成为当代人的心声，可“未可全抛一片心”是我们的祖训，“冷眼相待”，“心防重重”，是动乱后的莠草。李佩芝提出了别致洒脱的施文纲领，对经历中的风霜雨雪进行着细细咀嚼，写出了这平淡又奇兀的文字。这思绪还散落在《乡情》，《相逢在人生途中》、《雨丝和月夜》等文中。

《乡情》里，有又恋故乡又恋伊犁的矛盾的老人，有爱家乡的小战士，于是作者“长期埋藏在心灵深处的渴念”被激发了，她叹道：“我感激他

们，他们让我明白了一种情感的崇高。”我看到这里，也要说一声：是你，也让我明白了思乡情感的神圣。这也正是文学，尤其是散文的特定功能，作者正是从那些极平淡的生活微澜中讴歌着人类美好的情感，从一些凡人小事中，领悟出生活的光采。

“尊重人，爱护人，理解人”已成为许多作品的题旨，似乎没什么新鲜。但作者像一个寻找母亲的游子，怀着痛楚和遗憾，在杂乱的人际中寻觅，一种敏锐、执着、精细、自然本性似的情思与文笔，裹挟着一种感人的特色，出现在她的文中，吸引人心。

不错，散文可于方寸之地吐纳山川、雷鸣电闪，也可拾贝寻螺、瓜棚豆架。而它之所以灵秀诱人，不正如《红楼梦》中那颗通灵宝玉有个怪主儿么？在这儿人们能听到肺腑之言，能遇见不曾相识却胜似相识的知己。作者善解人意的智慧与柔情融在一体，文章便透出一股说不清的叩人心扉的魅力了。范仲淹在岳阳楼前能写出“别异于人”的“览物之情”，忽而“阴雨霏霏，满目萧然”，忽而“一碧万顷，心旷神怡”，读来只觉体察神会，醍醐没顶，不正是因为他那“为天下忧”的心思，才能化一篇短小游记为千古奇文么！

作品有高低大小，其理则一。作者心潮有缓急深浅之别，然真挚、亲切、坦荡之倾吐者，无论

是击剑豪杰，还是呢喃春燕，人们都会接受。看李佩芝的散文，确乎是她自白的那样：“不掩饰，不勉强，活脱脱一个任性儿的人”；“喜欢天南海北地闯，云天雾地地玩。”是个童言无忌地唱，诙谐嘲弄地笑的快活人。她在黄河边喊：“我是黄河的憨女子。”她在五大连池也说自己是块燃烧过的沉默的礁石，她觉得乐山大佛不快活，她呼唤爱与热情。而那“旅途”中的众多路人，都在她笔下有了生机，那个“快活又贪婪”的个体司机和小商贩，又令人哑然失笑了。

然而，她并不是一位春天的雏燕。她是一位已近不惑之年、经历过风雪历程的中国女性，她不能没有自己的反思和矛盾。所以，她追求了。她疯跑郊野，唱出了“信天游”般的激情与温柔。她不与人“客套假气”，不与人“较量、周旋”，她力竭摆脱世俗与“功名利禄”，所以，她矛盾的写出了《礼佛前的沉思》，在香烟缭绕的虔诚信徒前，她觉出“讲实际的所谓现代人观念的悲哀”，知道自己“有了太多的思想，不能顶礼膜拜”了，因此她对自己说：“不寄希望于明天，我寄希望于奋争。”她审视了自己：“我像个生活中三心二意的朝圣者……”

作者的文笔随情感而变幻。时而快活，时而忧伤，时而平和，时而激烈。但无论什么文章，里边

都充溢着作者深沉的思考和眷眷的柔情。〈忧伤〉中的母亲在困难的岁月里，养育着儿女，而“我们总看不见母亲浮肿的脸，只想往自己肚子里多填些东西……母亲啊，您那时真是喂了一群小狼啊！”当母亲最后孤寂成病，“我的心就揪的生疼。”“我们这些不孝的儿女啊！”她哀叹着，“我写出来，愿天下的儿女们以我们为戒……”这还是那条小溪么？是的、它曲折，跌宕，它在现实的大地上奔腾着。

她亦是严肃的。她说：“生活得太悠闲了、太平庸了，也就苍白了。”在挂上团徽的孩子面前，在冰雪隧洞里的战士面前，在熟悉的朋友面前，在陌生的路人前，她没有掩饰自己矛盾的内心，她只是执拗地想挣脱世俗的羁绊，寻求到一个“毫不艰涩”的“纯真世界”。也许这办不到，世界永不可能“纯真”，她也会永感到艰涩，然而，李佩芝爱生活，爱世界，爱人们，她的文章这样告诉了我。

在经过一段虚妄、狂想、盲目的岁月后，人们都从心里呼唤着真诚、真实。我想，真实，不仅是创作态度，写真实，不仅是创作勇气。因为并不是一切真情实感都可以自豪。在那三岔口似的混战中，在那现代迷信的殿堂上，除了压力与痛楚，不是也有过愚昧的真诚么？我们还是要真善美的统一，让人们在文学作品中领略生活的哲理，启迪灵

魂，享受审美的快感。当然，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精神世界与客观真理统一，要求作家有巨大内涵，对不断变革的生活，再深入，再探求，再反思，再认识，这才可能有对宏大而复杂的真实的切近感受，深刻理解与表述。

散文与报告文学不同，它所探求的重点不在某一社会问题，某一人物，某一事件，而似应侧重观察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、社会心理、道德观念、审美思想的变革。这就要求作者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与鸟瞰人生的较高水平，有对人物与生活的深入探索。这才能有更深邃多采的情思与创作个性。读李佩芝的散文，于活泼幽默、严肃深沉之中，于自然真实、灵透飘逸之里，似乎觉得她更应注意解决生活的深度与广度，提高认识生活、理解生活的大魄力。不要满足于目前的“敏锐”、“不羁”，真正的自由产生于对坎坷生活的深入和理解，否则，就较难突破一般作品的浮泛。这样说，也是针对我自己的创作，愿与李佩芝共勉之。

读李佩芝的散文，实感她有自己创作特色和个性，应该珍惜。无需苛求地面上都是滔滔大江，深潭大湖，小溪也有它欢腾的生命，它会有声有色地奔流到海，证明它的永恒！

散文是读者与作者的对面谈心。谈论散文，更应直面作者。而我，却对李佩芝相当生疏、以文论

人，很难准确。其实，这里不过因为她的几篇文章触动了，我，所以提笔，是因为晨林鸟喧 给人以生气，又勾起我一些想法的缘故。

初冬，在名桥

我从一辆有了年岁的破旧汽车上挤下来，顾不上伸展酸困的腰身，便四下张望。一座正在施工的规模宏大的立交桥，威威风风地挡住了半边天地。正前方，一条灰白的水泥桥，崭新而神气，也威威风风地伸向前方。我正犹疑，一个泥猴般的小小子突然从身后窜过，我拉住他问，他扬扬下巴：“卢沟桥？这不是么！”当然是。桥头有醒目的牌子，然而多了个“新”字。小小子冲我嘻笑，“在那，那儿！”说着他扭转身跑开了。

沿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，顺河，走向多年来魂梦萦绕的地方，走向一个奇妙的队列，走向八百年前的岁月。

然而，它不古旧，不红火，不破碎，不威风，不是我想象的样子。它清新、温柔、安宁，有着古典庄严的美。

在一条长长的小路上，我独自走着。地面洁净。行人稀少。桥头，没有青苔，没有铜锈，没有

额垣。洁白的华表，石亭，黑色的碑石，在初冬的苍茫里，显得端庄圣洁。而坦然静卧的石桥，不知为什么，给我一种温存的感觉，全然没有因了石狮而威风起来的神气。

我站在华表下，朝顶端那昂首的石狮摆了摆手，它是第一个迎接我的。一种古朴典雅的美使我动心。石狮们守护着这样一个地方，守护着历史的鼎盛和诗意，难怪岁月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呢！

我轻轻抚摸着顶住桥头望柱的第一个卧地石狮，手心凉凉的，仿佛一种悠悠的远古的气息传递到我心中。朝前走，抚过一个个石狮，我在检阅历史么？八百年如一日，如一刻，如我踏上桥头的刹那，狮子们迎来送往，他们不疲倦么？独处的不寂寞？相依者无厌烦？天伦之乐无休止？那冷观世界的可看透了世界？那闭目沉思者可总结出哲理？那嬉戏玩耍的可享尽了快活？我问他们，可记得清风云变幻、朝代更迭？见过多少金戈铁马、英才俊杰？他们也仿佛在问我，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，人生短促为何还会纷纭复杂……我不知道如何对话了。天长地久，生命有终极，狮子们会相信的。地久天长，人生有追求，有光、有热、有爱、有恨、有创造，狮子们会理解么？

桥身中间保持了一段历史原貌。铺桥的石板很是凹凸不平了。无数的人、车、马，无数的雨、

雪、风……那坎坷处，正是岁月……记得在南方参观溶洞时，有人告诉我，钟乳石长一厘米，须水滴一百年。那时，我曾天真地惊呼，我一把握住了近千年的时光。此刻，我蹲下身，把手轻轻放在石板的凹处，岁月，在刹那间被一个小小的我填满了！

四面望去，有些异样的空阔与寂寥。桥东头，一个照彩像的个体户，背着像机懒洋洋靠在石柱边。桥西头，两位老者悄悄聊天，全然不睬他们自己的货摊。不多几个游人，指指点点。石狮们总是沉默着，冬日的宁静十分和谐。我突然悟出，卢沟桥，此刻正因了宁静与清幽，方显出异样的古朴与典雅。一股动人的魅力，透入我心底，涌出自私的快活。我轻叩着每一个石狮，对他们说，好好活着，享受人间的风情快乐，也分担人间的忧愁烦苦，你们的生命才会永恒……

走过桥，坐在河沿上。苍苍的宇宙映出西山青黛的远影。远远近近，深深浅浅，山在雾霭中重叠，交错，一片朦胧。远处开阔的原野上，飘浮着几缕烟云。蓦地一声火车长鸣，天地都抖动了一下，随之又沉静了，远山、田野、桥和我。朝桥身望去，这才发现巨大的桥墩裸露着，桥下无水，难怪我总感到有种异样的寂寥了。

呵，岁月！

桑干河流走了。浑河、小黄河、小黑河、无定

河都流走了，永定的河水也不知流向何方……袒露的河床上生长着丛丛野草，在微凉的风中唱着黄昏的歌；鹅卵石怡然地躺着，享受着天光的温爱；横跨的大桥默默承受了历史的重负与荣光；那两队狮子也安然自在，坐卧起伏，一丝未改；只有我，心中怅怅的，仿佛卢沟桥下没有浪花与波涛，就逊了神采似的。哦，去哪儿寻觅《卢沟晓月图》中水映新月的景象呢？

我跑下河堤，踏在坚实的河床上，突然笑了。这不是自然么？你为什么非要远古的真实？异邦的侵扰不能改变自然，野心家的疯狂不能扭曲自然，你要什么？没有了想象中的流水滔滔，不存在现实中的人声鼎沸，可岁月在这儿却自自然然，你还苛求什么呢？桥，是人与自然抗争的和谐，无水，无河，便为虹桥、天桥、立交桥，他们不是一样的么，一样的有神威么！

卢沟桥因了杰出精湛的建筑艺术而闻名于世；桥上因有几百可爱的狮子，使如我幼稚般的心久系上古老的迷恋；而桥于历史，则因了无畏的抗战，显示出一个古老坚毅民族的节气。桥下有水无水，又何妨呢？

我站起身。很想再过一次石桥，很想再看看那些石狮。可我没去。我怕淡泊了灵魂中那仅有一次的感觉。我相信，石狮是有灵魂的，他们能记住金